

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批評二

批陸宣公奏議十一條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
詔

因先有處分李懷光樣子在此處便不費手
而人心自然悅服此無他誠與不誠信與不

信也。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平敵之後。宴賞將士。須於軍氣發揚之中。行其酬錫之典。憫其久從征伐。亟於罷兵。失於撫綏。意只合運人在內。不宜另作叙述。目致頭重氣緩。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曰。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云云。

同是忠節。關係有大小之殊。事蹟有難易之別。甄拔人材。正在此際。何得復論官品。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奏既已留中。此疏遂使布露。宣公爲國。爲君。惓切如此。宜德宗之不悅於卒也。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論當今所切務。在決嫌疑。自弘聽納。前段欲惡兩項。雖於時甚爲急切。然識其必不能行。不過借呂起下耳。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德宗矜其明察。自謂迫絕。人倫及至。好倭。悞則又昏愚無比。讀此。真堪絕倒。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曰。必欲使之歡欣。不知厚賞錢帛云云。

觀必欲二字。可見酬以金帛亦未必盡為合宜。符堅至淮北。其民進彘肩米飯。而不受賞有臣夫。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一句一淚。一字一血。分明是德宗一幅畫像。又添頰上三毛矣。語語懇摯。步步警拔。讀如此書而不瘳其風疾。真所謂下愚不移也。又曰。一篇大文字。收處欠緊峭。欠精神。麟鳳龜龍。孔子樂毅等引喻。亦迂遠。亦不切。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書生料敵。乃爾。只是洞悉人情。如觀指上之螺。纖毫不爽。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

狀。

大軍之帥。初復神京。百事未遑。首訪嬪御。亦獨何心。悖亂存惑。况望其既安。既逸。能日奉天興元為戒哉。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經濟機宜。國家利弊。明於觀火。捷於應酬。而又能原始要終。先事慮患。真有用之才。有用之文。絕不覺簿籍文移之氣。委曲轉折。足見

宣公苦心。然宰相之權輕。而君臣之道薄。亦甚可傷矣。又曰。措置乖當一段。與本題及上下文絕不相蒙。且後亦不曾繳到此處。纔用臣故曰。蓄斂乖宜。一語繳措置乖當。似欠緊切。又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目下何等苦楚。因想得位行道。魚水君臣。言聽諫行。膏澤速下。何等快樂。而沒心胸人。反以聲色貨利子女兒孫。舍學違心。敗名喪簡。自取罪戾。亦獨何哉。

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

戰國策。虞卿論講秦不可。曰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穆宗朝高文襄王崇嘏之和俺答即用此道。魯仲連不帝秦。

此篇叙事多而議論少。即議論亦只於叙事中間冷挑熱唱耳。妙妙。

信陵君上魏王書

極靈動。極精詳。極愷切。是一篇經國籌邊絕
大文字。世人動曰其戰國也而少之。亦循聲
吠影之過矣。惟後段稍近功利。不脫縱橫之
習。然爲天下國家計。安危利害。無傷也。無忌
曰縮高之故。嘗欲舉十萬之師。曰臨安陵。至
於國家之事。則勤勤若是。今人臨事。遘會不
顧國是之大。而徒曰快其私仇。此真無忌之
罪人矣。

張儀連橫說韓

張儀詭譎反覆最無情實而灑灑言之亦自可聽。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越絕書。吳子胥南奔吳。

子胥智勇其父知之。吳王知之。可見當時之賢王與公卿大夫留心人才如此。

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其言似悞諧其中却有至理。但五尺之童羞稱桓文不應出於孔子之門。其後孔子又朝

服而請討之。何也。

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一劍耳。產之有其時。成之有其道。尚且寶護愛惜。不肯輕易。今有賢人君子。鍾天地之間氣。而生。得父兄師友之教訓。涵育而成。幸而國家得之。當如何珍重者。而乃棄擲若瓦礫。亦相劍之不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史記趙括母上書

合而言之。是一篇將畧。不獨趙括當知而已。趙奢真大將才。不僅僅以策畧勝。父母之所言者。不相侔也。皆名將之道。皆足。以中括之膏盲。而括獨不聞。其一敗塗地也。宜矣。

陸賈新語曰。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云云。

作春秋者。特舉既墜之綱紀。而修明之耳。豈

是漢前竟無紀綱。而孔子方爲立之。

漢文帝封三王詔

河間王辟疆。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

朱虛壻於呂。而終身不黨呂氏。耕由之歌。至今英風凜凜。若先登誅產。自令功居第一。興居止清官耳。猶不自安。況章哉。朱虛之功大矣。今乃叙趙幽王子。而及之。帝之抑之也至矣。朱虛具失職死。而興居呂反誅傷哉。

宣帝日食詔

前年神光見。甘露降。神爵鳳凰集。次年即有日食之變。何言之不類也。弗思耳。

宣帝報丙吉辭封書

丙吉於皇曾孫之保護。何如周到。掖庭官人。既已引之矣。而報書猶落落如此乎。

宣帝勅讓趙充國書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云云。

大凡用兵。多言天象。而充國老將知兵。獨不

言天文。

成帝賜王音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
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云
云。

辭意激厲。然外家早已窺其深矣。漢家自有
制度。何得端曰慈母爲言。高祖太宗顧不重
耶。

習鑿齒與桓秘書

雖書辭鄙令實命意深遠。當看其轉動感悼
之處。此時桓元子有移鼎之漸。亦是作晉陽

秋之極思。徒讀十年儒書。不如一誦習主簿信哉。

周朗報羊希書

修辭鍊句。絕不肯輕意落筆。是日格調亦不高雅。譬如傳粉擦脂。錦裾繡襖。其天然風致。猶有在者乎。

郭璞客傲

景純於富貴死生。無不前知。且桑梓龍荒。丘山長順。或遠或近。無不周知。亦曰才高位卑。

爲著客傲所不解也。

王羲之遺殷浩書

深源淺中弱植。毫不解事。而橫獵虛名。觀其答桓溫之言。知其倔強自高。讀右軍書。知其護前自用。不敗也得乎。

王羲之蘭亭記

信可樂也。四字極深遠。極有力。一句豁開。且下極力發揮胸中事。絕不拈著題目。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十二字。了却蘭亭景。

致。尋賢畢至。少長咸集。一觴一詠。暢叙幽情。十六字。了却修禊一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了却三月三日。要知妙處原不在多。引目爲流觴曲水。雖無絲竹管絃。亦足目掃金谷園之興。妙妙。

陶淵明孟嘉傳

目外孫而爲外祖。作傳固自有難著手處。結未懼或乖謬四句。極有體裁。先生於外祖固難極口讚揚。只稱讚揚之人。而其美自見。此

是避實擊虛法。

陶淵明桃花源記

此時晉室岌岌乎欲為宋矣。先生逃之於酒而不得。思得如此境界。率妻子往避之。付理亂於不聞耳。後人乃疑為高隱。疑為神仙。何異刻舟求劍也。

陸機辨亡論

此等大議。二陸不宜輕易下筆。若直書其事。則非為尊者諱之義。若隱詞曲筆。則非鑒殷

後之旨。故不易也。前段揄揚仲謀之所。目興雖多溢美。似亦無害。至其後篡逆權機。殘酷基禍。一緊率畧。則辨亡之謂何。權苟下移。則有專之者矣。殘民日逞。則有叛之者矣。所謂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人才關係國家。顧不重歟。

張華女史箴

賈后謀殺太子。連結邪黨。日固此座。將有日雉易劉之漸。而華身親附之。乃區區於威儀。

小節。目道箴規。是猶舉杯水。日沃燎原之火。庸有及乎。不經大猷。而爭通言。其華之謂矣。徒識豐城劍氣。而不知國喪身亡。亦明闇之顛倒者矣。然其文自流利可喜。

庾亮讓中書監表

此與羊叔子表一般懇到。但羊表末幅辭官而若賢辭榮而憂國。誠得大臣之體。此表只說得下止足保身。未免濶狹懸絕耳。然戚晚秉鈞之弊。亦極說得痛快淋漓。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春秋冬夏俱足。目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爲寶。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目世務。撥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目活其機。行遊談笑。目廣其趣。則晤言所疑。觸境所會。無非古人之真性靈。真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

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每時入芻廩。歲課甲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云云。

國家欲收實才之用。策文只合如此。何必幽奇佶屈。使人暗中摸索耶。

徐勉戒子書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常曰。人遺子孫。財財。我遺之。清白。嘗爲書戒其子云。

太僕亦侶清高。然微嫌近名。胡威有云。臣清

惟恐人不知。俱之矣。未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何等自然。何等博大。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鄭公於此固難下筆。前極揄揚其盛。而忽歸天命處。尚嫌率爾。玄邃如此才畧。而一著跌蹉。便身滅名辱。足使後之君子觀而鑒諸。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曰。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云云。

解自清。

吳武陵上韓合人行軍書

本來是上丞相書。因丞相輕其言。故託之舍人耳。不可混過。然曰裴晉公之賢。一旦當權。要至使素交不敢獻納。而託其意於他人。則集思廣益。誠難哉。早之無甚高論。只是周至切當。然亦參目權謀術數。却便露其本色。

楊植許由廟碣

題不甚大。却做得一篇絕大文章。可與二典

三謨并傳。真所謂造化在手。運用生心。至於湯武合德。一段更奇。方見許由先生不下與稿木死灰一般。末後神功文武。則鷄犬皆仙矣。神妙神妙。

李觀弔韓弁沒胡中文

此盟識者已逆知其詐。李晟不必言。柳渾書生亦知之。惟當事者悻悻昧昧耳。意氣西道四字入神。中段輕點甚繁。命歟句復結時也。命也。全是然其失策處。唐世連坐之法甚寬。

乃亦懲法於子長之患乎。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益曰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云云。

此是八軍。曰代宗廣德二年。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故曰七軍。晉公曰中人貪功生事。自去監軍。梁守謙盡護諸將。與史矛盾。文亦只平平鋪叙。然於當時事無所軒輊。紀功揚扞。

僅合如此。

李德裕臣子論

前半立論不刊。然單目平淡和雅。爲君子。其中全用抑辭。至於小疵。木節目下。贊皇全爲自己作論耳。

李德裕英傑論

關張侍立終日。豈在駕馭英傑上論。文人多有扭捏牽扯之病。衛青少長於君。其慢易之者。常情也。遂與不冠不見同稱。謂爲駕馭英

係之術過哉。

陳越右太甲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即使與古人對面。自爲商確。阿衡亦應自悔。況其間可危處。尚有未盡者。伊尹何_レ_レ知_レ太甲必能處仁遷義而放_レ之耶。抑嘗試_レ之耶。賢者之失。失則拘。奸雄之失。失則險。

杜牧上_レ宣州高太夫書

取士者。但當問其賢不賢。公不公耳。若只寒

士盡賢而門地必不肖。他途盡賢而科第必不肖。終是懲噎廢食。未爲通論。

歐陽永叔送田晝秀才序

歐公此時已明知宋人靡弱之弊。將有西北之患。故借送田晝發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出之於口則可聽。措之於事則全非。此安石所召禍宋。而宋之所召禍。而丞相者。不謂其人可誅。而其言遂不可廢。

曾鞏墨池記

文止貳百七十四字。而句句靈。句句轉。便有層巒疊嶂。烟波浩淼之致。篇中無一閑字。意致自足。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日下。忙忙碌碌。便補出右軍品行。可見古人作文精細處。

宗澤建炎元年奏

一味老實。自然懇懇切切。可泣可傳。可見至性之文。原不端在風華典故。

陸游李莊簡公家書跋

趙鼎貴戚之卿。此時社稷阽危。而賊檜方且和議誤國。張魏公勢亦岌岌。又不相協。其過嶺悲憂者宜也。李莊簡青鞵布襪。慷慨而已矣。何得_レ目_レ此_レ非_レ彼_レ。明卿陳太史乃亦援_レ表_レ銘_レ目_レ辨_レ其_レ誣_レ。知之_レ亦淺淺矣。

雜評

令尹子南

子南之惡未甚。其子當諫之。於初上既能得

君則當調停於君父之際。何乃族其父惡已稔。其君三歎而泣。而後爭於父耶。不已晚乎。爭於父。必賊於君。何可易言也。竊威福攬事權。馴致滅族之禍矣。諫之而能出奔乎。然此時但君漏洩君命於私人。亦非必誅之罪。何遂至於不可回乎。

雍姬

祭仲曰。封人賤職。躡躑卿貳。立忽。立突。專擅國威。其罪已不容誅矣。雍糾之妻。謀及於母。

而曰父與夫孰親。答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曰其事告之。而殺其夫。雍姬之罪。豈得曰聖賢之道律之。且此但曰不燕於其宮而燕於他室。致疑亦不可曰已乎。總來二人者。不圖之於早臨事而為之。無一善者也。邵二泉之論亦未能盡其道也。

王珪魏徵

朱子借絲粟之說。曰為委曲出脫。此道學先生之病。若子糾母貴當立。則諸兒之不當立。

明矣。何_レ曰_レ立_ニ公子諸兒_ヲ而議不及_ニ子_一糾_{。蓋}僖公諸子均_ニ非嫡夫人之子_{。且}鮑叔不_ニ肯傳_ニ小白_{。閉門辭疾。管仲明言。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非謂}小白不當立也。王魏之事太宗事無_レ可議。但唐之有_ニ天下_{。始}終皆太宗之功。建成義不當立。若王魏果有_ニ大臣之風_{。則初立太子之時。便當}告_レ之_ニ曰_{。世治先}嫡長。世亂先_ニ有功_{。秦王英武功多。必不能處}殿下之下。而安守_レ臣節。建成亦宜_ニ少知_ニ利害_{。建成}

能聽則事之。不能聽則去之。何至結納死士。賂諂官媵。與元吉日夕圖謀。必欲構殺秦王。呂致中六月四日蹀血禁門之事。尚謂之有個人心哉。何得呂臣各事其主。盡忠所事爲解也。

富鄭公曰。明德作相。出守西京。語康節卻先生曰。幸高居去。留府不遠。可中且時過從。對曰。雍冬夏不出。春秋間至親舊。招之或不來。不中召或自至。

鄭公碩德重望。齊軌韓范。其奉使契丹也。力

爭獻納二字。聲震天下。天下想聞風采。欲一見不可得。而先生乃應之如此。鄭公不曰爲迂。二公可謂偉人矣。

批阿房宮賦註

長橋偃於水上。狀若龍然。果是龍。當有雲日從之。今未雲。何日有龍。複道施於空際。恰像虹霓一般。果是虹。當雨霽而後現。今非雨霽。何日有虹。二者皆形容之語。故作疑似之辭。目取景。批與註。盡皆說夢。橋低偃於水面。故

曰卧。複道高出於樓閣之上。故曰行空。

王子言六王之子女。皇孫言周王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子女若孫。下文明有辭樓下殿輦來於秦。為秦宮人。豈得言秦之公族。秦之公族何須說輦來於秦。及為秦等語。

朝歌夜絃。互文耳。非朝則歌而不絃。夜則絃而不歌。如詩獻羔祭韭。言祭獻而啓冰。則曰羔與韭也。非獻則曰羔祭。則曰韭。又如宋玉高唐神女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非朝則雲。

而不雨。暮則雨而無雲也。雲雨亦是借字。

韓趙收藏三句。起下昂鎗玉石金塊珠璣也。

取掠其人二句。反映下六國各愛其人。則足

目拒秦也。一旦有不能二句。伏下滅六國者

六國也。非秦也。與宮女各爲一段。並無干涉。

何故言六國之美。美人轉眄色衰。豈有積

之幾世之理。况云秦孝公。日來者。更不通。

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言取於其民。掠於其民。

朝廟府藏之所積。殆如山然。掠字從今之諸

兵部考卷二十一
二二二
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禦字來。亦從爭。民施奪奪字來。

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者。有土地而不能辟。有田野而不能治。汗萊荒蕪。呂致室如懸磬。有賢才而不能舉。反資敵人之用。有百姓而不能撫循。乃反陷溺之。任其散而之於四方。一旦有取亂侮亡之師。呂守則不能固。呂戰則不能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堅利。委而去之。敗亡奔北。社稷淪

喪。宗廟爲墟。舉凡平日倚疊之物。盡皆簿錄
捆載。而輸於秦矣。輸者運也。轉也。非納也。正
指下昂五金珠。府庫中種種諸物。說如何作
不能有解。晦菴先生西山先生泥定其人。二
字。謂是六國之美人。殊不知唐太宗諱世民。
當時世字則或諱。或不諱。而民字則十諱其
九。此人字即代民字者。言取掠於其民者。非
取掠美人也。二公大儒也。真儒也。此文之贗
多。人口行及千年。猶尚有此誤。况其下焉者

哉。

看文貴得其本義。不當屑屑求之字句之間。如簷牙高啄。乃作者大新闢巧之詞。曰對廊腰縵迴耳。本無至理。而解者務爲穿鑿。反致背戾。即如詳說簷牙。夫寧若牙。高聳如鳥之啄。文是啄。卓法乃是喙。晦夫鳥俛而啄焉。得高聳而謂之啄者。夫寧高聳者在四隅之角。卷而上向。或角之端有獸。若猿猱然。其獸好險。龍子九種之一。今一時忘其名。鳴吻之類。

也。皆不可言喙。簷牙未詳。若曰簷阿之內。樅
樅然者。其狀若牙然。其下有果。愚目承之。或
是瓦之下。垂者。比比如齒。故謂之牙。至於詩
如翬斯飛。註云。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
而矯其翼也。則得之矣。

為門人批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論

教化陵夷。未必便是。不仁。只是悠悠泄泄。不
目風俗為急。作興為先。務日漸聞茸。遂致於
陵夷耳。陵夷者。山陵阜阜。日漸坍塌。下來。遂

與平地一般。故曰陵夷。此題立格有三。其一兩扇格。教化陵夷作一半。風俗頹敗作一半。中間上下關會。輕重得宜者是也。其一倒插格。先將風俗頹敗講透了。然後歸答到教化上。祇緣教化陵夷。所_レ以致於風俗頹敗者是也。其一順做格。攬住教化二字。痛加洗發。言君相之所_レ以孜孜汲汲。慎於教化者何故。只因教化不可陵夷。教化一至陵夷。風俗立致頹敗矣。可不懼哉。未有不立格。不立意而可

謂之文者。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舜水先生文集

卷二十五

○ 二十五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改定釋奠儀注

之瑜不知本邦各官職司異邦之人。又引嫌不敢每事問。而外列郡則僚屬。非君臣。於例不合。今不得已。但且天朝爲則。而藩封則推類而行。

一獻官三負

親奠則上公爲初獻。典禮之官爲亞獻。在天朝則宗伯爲亞獻。侯邦亦應有之。如魯有三官宗伯及大司寇。宋有司徒大司馬司寇。晉楚皆有司馬。鄭有冢宰司空。則典禮之官重職也。必自有之。特見於經傳者少耳。若夫宗祝之宗則位卑。非也。太常寺亦禮官。且其專司祠祀。親奠則無暇爲亞獻。稍次重臣爲終獻。則天朝則光祿寺卿爲終獻。或命世子。

祠於學官。則世子爲初獻。亞獻終獻同前。若上公入覲在都。則呂卿攝祭。或冢卿。或亞卿。或下卿。隨便差撥。亞終獻官次之。若尋常釋奠。釋菜則學官三人主之。

釋奠官員及執事人役習儀在位。及應用人員。一槩標置其上。

獻官三員

分獻東西哲官二員。又次於終獻。

陪祭五六員。或介第。或有大小職事人員。禮貌莊重誠信者即可。不拘品位。不

論人數。但擇其相宜者。

祝二人

兼書祝先一日。填獻官職名。捧祝詣瘞坎。

司籩一人。陳設一人。

司豆一人。陳設一人。

司俎啓俎蓋登鉶。及陳設五人。權用三人。

人。

司簋簋一人。陳設一人。

司爵四人。兼奠爵。先聖。兼東哲。
四配。一人。西哲。一人。
司尊。舉巵。三人。四配。兼東哲。

罍洗。司勺。司巾。篚。三人。

盥盆一人。親奠則司爵至此四項。須親
信之人。爲之。不論高卑。下司帛同。

饌盤。

微。饌捧饌。

七人。

司帛。捧帛。奠帛。七人。

司香燭。一人。

典儀一員。須重臣端亮者爲之。

專理祀事一員。須謹厚者爲之。

省牲。

陳設拜位祝案。堂上一人。殿卞一人。

執事拜收撤闔戶。洗滌器皿十人。權用
二人。

通贊二人。

贊者贊引六人。知禮謹慎者爲之。親奠
則引贊二人。須親信之人。

鼓吏一人。

監禮一員。精明有風力者爲之。專糾懈怠及不恭肅者。與典儀相爲表裏。

監饌二員。擇誠慤謹慎者爲之。權用一員。自上均須齊集。

提調瘞坎二人。權用一人。

燈籠四人。自下四項暫省。

庭燎四人。

牽牲屠牲。

滌牲。

陳設滌濯掃除。權用二人。掃地或爲壇。

儀注

一士三人。

擇謹慎周擊者爲之。

一人至東塾前專理祀事。

稟上命命之。攝祭則專理自令之。一人自

東角門進。歷東丹墀。視盥洗諸物。升自東

側階。視尊爵勺鬯。視籩豆。至堂中視各項

陳設。過西榮。視簋簠登劍俎饌盤之類。降

自西側階。歷西丹墀。西角門。至東塾門外。

跪。稟濯具。

言潔而且備。此即告濯具也。

一人出東角門外。遍視牛羊豕。訖。回至東塾。

門外稟牲。拵博碩肥臚。此即反。此即充也。

一人過西。入潔牲之所。遍視屠牲之具。及鼎

幕諸物。訖。至東塾門外。跪。烹鼎。幕諸物。並皆

潔淨。此即啓鼎。畢。步潔也。

曰。上見詩。絲衣。文公曰。爲一人。非也。天子

元士。至下士。一千五十三人。豈有下人兼

三事之理。即諸侯亦不然。

告畢。牽牲。二。繇中門入。餘十二人。繇西角門

入。至潔牲所。爛治士十二人。自潔牲所捧毛
血。正廟四人。開中門入。隨閉。餘八人。繇東階
陞薦。正廟四盤。四配兩哲兩廡各一盤。薦訖。
退。至月臺。朝上叩一首。各散立。起鼓初嚴。鼓
嚴。司香燭。奉燃燭。先出由東角門。歷東丹
堦。升自東側階。至月臺。置燭於地上。行一
拜。禮訖。至正位。目下。請神位前。燃各香。燭
訖。退。廟中西。哲右。後立。專理祀事。目下。請
執事者。目序。由東。西角門出。序行。至東。西
丹堦。階下。序立。東。西相向。立訖。專理祀事
監禮。典儀。饌盤。各升。遍燃庭燎香燭。專理
西側階。至捲蓬下。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至捲蓬下。行拜禮。

序立。典儀隨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者至，月臺行一拜禮訖，蓬人司蓬，豆人司豆，司尊者實酒於尊，餘俱同。正壇陳設先蓋，蓋次蓬豆。登釧并兩俎，陳於西榮前。登釧俎俱自潔牲所。次陳登，次陳釧。又四人舉盤二，至兩榮階下。階上人升肉於俎，每俎兩人舉。至正壇陳設，次陳饌盤鼓，再嚴。通贊贊引祝，至捲蓬下行拜禮。樂舞生各序立於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外，立候。通贊唱樂。

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墀東西兩階。各序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外立。通贊唱開門。管門者開戟門中門。訖外施行馬。先時行馬在西側。通贊唱陪祭。官各就位。象官繇東角門入。就位訖。以後俱同。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亞獻終。

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亞獻終獻官至拜位。
各贊引退立東西訖。通贊唱獻官就位。贊引
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於獻官東西兩傍。
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
廟由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門出。東廡隨
之。過西。西廡隨之。瘞於坎。西丹墀將餘存毛
血同瘞。遂啓俎。蓋簋簠。豆登。劍等。蓋通贊
唱參神。舞生執羽籥。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
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獻官。目下俱拜訖。麾生偃麾。樂盡。搯敵
通贊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升階。取一爵
於坵。投執爵者。捧虛爵。四配四爵隨之。贊引
唱詣盥洗所。引獻官降階。至盥洗所。東面立。
司盥者捧盆。贊引唱搯笏。獻官搯笏。盥畢。進
巾。贊引引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并洗
四配爵。拭訖。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
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
舉罇酌酒。執爵者目爵受酒。司帛者捧帛。同

捧爵者俱由中門入。至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搯笏。獻官搯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且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即將帛籠蓋訖。移至第三行簾下。朝西奠訖。贊

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且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酒鐎所。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出。至四配酒尊所。贊引唱司鐎者舉罍酌酒。先時捧四配已洗之爵者。且爵受酒。同捧帛者四人俱在獻官前行。贊引引帛爵獻官俱由左門入。帛爵至神位前。朝上立。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

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且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此時司帛者移帛如平壇俱移於蓬西南朝北。奠訖。贊引唱奠爵。獻官獻爵。且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詣。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移帛者移於蓬東北。朝南。奠訖。贊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

同復聖。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宗聖。贊引唱詣讀祝位。讀祝位即在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香案前。庠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跪。獻官竝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官俱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與平身。庠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先未終之樂。贊引同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

原拜位訖。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兩哲兩廡分獻官升階。贊引引東廡獻官。循捲篷外過東。至東廡。西廡獻官。循捲篷外。至西廡。盥洗獻奠。並同正壇。兩哲分獻官。取爵於北。東哲。八爵。西哲。八爵。四人捧爵。前行降階。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搢笏。各分獻官搢笏。盥畢。進巾。贊引引分獻官至洗爵所。北面立。洗爵。進巾。拭訖。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

官出坊。兩廡各有盥盆。爵洗酒尊。帛儀同。兩哲。但唱贊時。升階。即入兩廡。與此稍異。贊引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詣酒罇所。同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者。曰。庫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堂東西神案之側。朝神位立。贊引唱詣東哲西哲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詣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各至香案前。同唱跪。同唱揖。各分獻官揖。坊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於分獻官右。

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分獻官左。進帛。分獻官接帛。贊引同唱奠帛。分獻官獻帛。且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此時司帛者。移帛於案南。西哲移於案北。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奠爵。分獻官獻爵。且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先進五爵。捧爵者。每位前奠一爵。次進三爵。即奠香案上。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摩生偃麾。擦故。

樂止。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者亦隨至。鐸所立候。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引亞獻官升階。至。以爵受酒。並同初獻。但捧爵者一人。由中門入。贊引引亞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摩生舉麾。唱樂奏安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亞獻官。如前出。至原位。摩生偃麾。搯敵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終獻官升階。取爵。竝執

事者。儀同亞獻。但麾生舉麾。唱樂奏景和之。曲擊祝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廟內。兩傍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擦敵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執事者設一席於廟中門外。中雷前西楹之東北向。贊引引獻官升階。於捲蓬東楹進。至所設席。南過西。就飲福位。席端朝上立。祝取正壇爵一。取復聖宗聖爵。和之。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羊左肩胙。置於盤。

贊引唱升飲福位。令二執事立於獻官西。贊引引獻官至飲福位。祝與捧福胙者出立於獻官東。獻官西。二執事與捧爵捧胙者相對立。贊引唱跪。通贊唱衆官皆跪。贊引唱搯笏。獻官搯笏祝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唱飲福。獻官接爵祭酒。啐酒奠爵於席北端。贊引唱出笏。俯伏興。拜興。跪搯笏。卒爵。西傍接福酒者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官

接肱。西傍接福肱者。跪於獻官左。接肱捧肱。由中門出。管門者啓行馬。出後復施。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獻官衆官皆同。贊引唱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者各於神位前。將盞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節者。在東。進至於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

進_テ至_ニ於_レ西_一班舞生之首舉_レ節朝上。分_ニ引_レ舞
生_ヲ於_レ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_レ盡。摩生偃_レ麾。操
敬_テ樂_レ止。通贊唱辭神。摩生舉_レ麾。唱樂奏咸_ニ和
之_一曲。擊_レ祝_ヲ作_レ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各官俱拜訖。樂_レ盡。摩生偃_レ麾。操_レ敵
樂_レ止。通贊唱讀祝者捧_レ祝。進_レ帛者捧_レ帛。執事
者各詣_ニ神位前_一讀祝者先跪取_ニ祝文_一。捧_レ帛者
跪_テ取_レ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_ニ瘞所_一。正
殿由_ニ中門出_一。四配十哲由_ニ左門出_一。兩廡執事

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捧祝帛者過訖。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亞獻終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上偃麾。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各官俱朝北一揖。回。至露臺上。初獻官亞終獻官分獻陪祭各官。以次東邊西面立。專理祀事。監禮。典儀。監饌各官。以次西邊東面立。通贊贊引祝北面。以西爲上。

圓揖。如_大上公世子親奠。各官俱就東塾。起居奉賀訖。各官仍前序立於大門之外。圓揖而畢。

廟規

大人盛德不嚴而肅。中材初學。入廟思恭。率惰慢邪僻之氣。且承祭祀則瀆神。斯甚是。雖演禮之所。未爲對越之時。然安爲故常。則莫之能改。茲所且習。夫進退之節。敬恭之容。豈可不戒。視成理。宜預爲申紛。所有禁戢事件。

畧舉列示。靜聽鼓聲既震之後。各宜遵守毋得故違。

計開

不許譁浪笑傲

惟得言廟中公務或違錯

利釐定若退有後言

非所召共成厥美

不許濶擾誼諱

不許跛倚怠惰

不許侮慢忿爭

不許失伍離次

不許跳躍呼號。

不許代庖越俎。

不許作過遂非。

不許棄職誤事。

不許附耳傾斜。所言之公公言之。

以上諸款。如有犯者。監禮典儀等官。即刻糾

舉。勿致容隱。特示。

右榜諭衆通知。

年月日示

衙門押。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

卷二十六

〇十六